

盤洲文集

十三

蘇州志稿卷第二十六

同上

蘇子瞻
東坡居士
公使君
山川之勝
游目骋懷
足以極視
窮以盡聽
心無罣礙
惟所欲見
故其妙處
不以物外
爲觀音也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露布
臣靖等言臣聞王旅徂征遠閭弗賓之罪天戈所指
莫取罔敵之功威震百蠻歡傾率土恭惟

唐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破突厥靈石

皇帝陛下兆基開業經武緯文致治庶平成康課功
賜以湯武風纏露沫掃姦慝以御清天蓋地空躋生
靈於仁壽眷鸞鳳以厥聲然朔方倚父兄之餘資輕國
家之新造黃金勳首莫充鷄鴟之求鳴鑄揚塵毒肆
雲臺之毒由震東之布德異燭蟲一銷天姑遲票騎

屠城而莫我敢遏。旗斬將而所向無前。馬邑潛行定襄。夜入薦豪。鳥散弓落。虜驚疑精兵傾國而來。謂智將從天而下。蓋戎人輕而無整怒。螳不及當車而兵機速。則爲神震霆不使掩耳。尚守妖穴退逃鐵山。詐搖尾以乞憐。欲磨牙而恣齧。狐疑猶豫方謀三窟。以庇身。羊很狼貪不可一日而縱。敵復將萬騎進逼。

陰山俘其帳千餘以隨去其才七里乃覺豐羅施賊之孽子旋即生禽義成王賊之逆徒亦遂亡獲其餘聚落盡投戈請命袞甲迎降而頡利不爲牽羊銜璧之思尚作走雉竄鷩之計已令貔虎必取薰鮀旄頭失明既一清於氣祲胡風不競方大布於陽和威烈所加書契士有此蓋上穹助順列聖儲休成茲不出之功允謂非常之慶坐明堂而壽行持萬歲之觴作彝器以銘功永紀

唐京畿渭北鄜州刺史副元帥領京師露布

豐潤

日光

臣晟等言名位不同卽君之妻定神器有命豈智力之可求故榮悅不任於悚惶而無雀鳩知於鴻鵠苟閭奸於天位寔自速於刑簡策所善古今共貴共惟皇帝陛下聰明英武萬寧輝光化民以躬爲政以德優繇亮直賢哲萃於朝廷總攬權綱威令伸於藩屏樂歲享金穰之慶康時外王燭之和蠢尔逆臣志夫大德六旌導卽五分重鎮之權四履疏封兩峻真王之冊所以輕捐於名器欲其圖報於朝廷柰鷗梟之憤逆相承而豺虎之貪殘難革閨竭惓惓之節居懷鞅鞅之心卅濟厥凶其父已臣於安史家傳不

軌乃良復亂於盧龍偶涇人變起於京都致源休詭
稱於符命遂憑叛黨輒起厲階禡紳笏而釁冕旒固
已沐猴而冠逼乘輿而驚輦轂敢磨窯窳之牙盜環
之惡則所不可言裂冕之情而至於此極忍肆滔天
之罪輕爲填海之謀毒貴堪與怒貽宗廟萬方憤發
莫不疾首而痛心九服震騰盡欲寢皮而食肉臣自
聞國難祗奉認音即授杖入興帥遂屬鞬而就道雖
關門之遭繫何以安焉念殺賊以報恩維其時矣吾
舍一息王事寧矣

丁巳歲已振共抵咸宮之

掌欲然葦草之禱

孤軍而先

燭雖能斷其首

尾彼之重兵方取

城內西營

腹心送奮盡天行

營副元帥渾瑊

鎮國軍節度使

尚可孤等商祕計於幄

麾下憤一夫之

射月致萬乘之蒙塵

使之乘

以建功勲戒以誅

充凶而取富貴皆聞言而雪泣思賈勇以風飛即日

啓行赴期同集移軍於光泰門外築壘於米倉村前

蟠臂既張遭逢分而出戰狼心甚熾攻華壁之方堅

遂命吳訛整衆以當鋒復令卒演督兵而救急蒙虎

皮而直犯被鶴膝以爭馳兩軍相處終日大獲轍亂

虜獲方敵野以橫尸兵盡矢窮遂奔門而夜哭群帥

宣威而氣倍衆師席勝以鼓行彼雖延命於湏臾我必乘機而撲殄遂使王佖將騎兵而前進復令萬頃率步卒以偕行中夜以開死牆先登而拔賊柵朱旗絳日高鋒彗雲殺人之易若刈菅迎刃而勢如破竹擒段誠於伏莽心膂旣亡歟令言若摧枯瓜牙已挫尚思拒轍未悟傾巢謂宮城萬雉之可居以武庫五兵之足恃欲爲帝耳陣方布於蘄西其如予何兵已臨於新室伏羸師而見擊收餘燼以復來百騎自馳十戰皆北生靈既已鼓舞乾坤於是清夷盡掃妖氛徑趨中禁逆酉漏網輕騎覬嵩防慙師奔但聽有聲

之馬陰陵路失漫華不逝之驛已馳追蹤之兵行有俘囚之日王家奔遠覩父於之來叩鍾簾不移幸寢園之如故臣蓋嘗云昇龍也我府不令剽盜之訖平致使屬車之再倚坐疑伏地敢逃失職之辜負斧徇朝請正辱君之罪限相軍事未副愚誠謹先布於捷書庶仰寬於聖慮

唐淮西行營宣慰副置使克蔡州露布

臣度等言雪霜雷電皇天震耀之威斧鉞甲兵盛世赫誅鋤之怒蓋禁暴除亂有不得已者故陳師鞠旅由是而生焉共惟

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神武內有撥亂之志英究
繼平再獲受命之符紀綱大振九夷通道三務成功
強藩旋踵以就誅悍將革心而效順風行夏蜀清數
路之妖氛霆擊率盡藻積年之腥德由洪正舉宗而
向關張茂名掃地以歸朝獨是蔡人素爲戎首偶三
朝之含貸致四紀之逋誅養貳莠以不憐黍虎狼而
弗拂未暇膏之鼎雙面冀少懼其帶我金犀罔思
所報自視由是羞愧不復知何謂洋洋包藏禍心謂一
隅之足恃參曾見其已一呼一吸膏肓於平盧

倚腹心於董貞刀文幸輔之士皆知其舊臂以一呼

遂放兵而西胡瓦形已具我伐用張世濟其凶固罪
盈而惡稔天降之咎蓋運移而祚終八紘俟其然臘
萬夫爲之切齒臣恭承宸命出勞戎行誓滅賊以還
朝乃奮身而督戰三軍旣拊咸如挾纊之溫群旅
先莫不投袂而起命文通道吉擣其腹背委董裔公
武鯁其喉牙旣謀主之悉擒致堅城之縫陷尚良餘
燼輒拒大邦賴光顏角洞曲之師而李湖席吳房之
勝乃出秘計潛蹈賊區率九千人自文城而疾馳行
六十里至張柴而少息即偃師而治吾鞍鎧復遣卒
以斷彼橋梁冒風雪以宵行出其不意擊鴉鶩而聲

亂晏然無知遂坎墉以先登得發闕而直入凶儔散
遺弃兵仗以星奔校虜震驚訝官軍之天降猛獸將
擒而尚憑空穴孤雛欲死而徒_護危巢猶鞠衆以登
陴敢嬰鋒而接刃勢無繇而竄難計方出於牽羊將
執而歸于京師使大者陳諸原野念脅從之罔治不
戮一人喜災害之不生永清四海茲蓋陛下法天立
道與神爲謀破萬_丁_{雷同}一師而電掃皆_{庚辰}
斷成此偉功臣_{壬戌}宜_{癸亥}受封太廟受俘而獻太廟
于以尉在天之_{乙亥}示爲臣之戒

唐伊麗首_{甲寅}金_{乙卯}鑿_{丙辰}金_{丁巳}鑿_{戊午}金_{己未}鑿_{庚申}金_{辛酉}鑿_{壬戌}金_{癸亥}鑿_{甲子}沙鉢羅可

汗露布

臣定方等言蠶教一臘_{壬戌}因_{癸亥}春_{癸亥}稱觴嘗拜解
衣之賜珥池刻_{甲子}事_{乙卯}鼓之榮輒嘯逋逃欲萌侵
軼會聖主廣含忍_{丙辰}憲_{丁巳}憲_{戊午}使人馳尉撫之辭地接祚
驅文漫勞於諭蜀_{己未}正殷_{庚申}聲首變於吠堯取咄陸
以建牙寇廷州而_{庚申}塞_{辛酉}六師初道於金山一戰
郎梟於處木降獨祿而先聲已振薄曳哩而銳氣方
張意其膽落以來歸尚敢尸居而作固裹十姓蜂屯
之衆當萬人虎怒之威輒舒翼以旁張翼磨牙而恣
蠶遂令步卒據高而列陣親率勁騎直北以布營娛

鋒三遇而皆殲神旅七擒而莫遇乘其蹠藉肆厥剪除都捨大酋既椿喉而漂鹵俟斤五弩旋泥首以投戈乃遣嗣業趨邪川以追奔獨與雅相提降兵而踵後賴風雪蔽天之助相雲復兼日而行既破竹以無前尚寢薪而不悟遂連彌射直抵金牙彼方獵野以偷生我乃麾軍而縱擊渠魁震龍慶伊麗以潛逃凶醜分犁舉達干而大潰方茲雨竄處就係累臣已申畫疆坊脩嚴亭障擇餘萌不殺之武取露骨以昭無外之二鐘靈山而梁築永安之築於西海釁溫禹而染尸逐驟伴行坐昭陵

白居易集卷之三

唐京城東北面行營示統軍不雨露布

臣克用等言逆賊
我江淮虔劉我閩越所過
毒費
上京致鑿轆之蒙塵舉衣冠而掃地惡逆之極古今所無雖身具五刑未足償生靈之憤況畿方千里豈久容凶孽之蟠道嵐州以行師營沙苑而布壘
即戡於黃揆揚旌進逼於乾坑既合許蒲易定之兵奮其武怒敢率趙尚王林之兵逆我顏行俄大獲於

梁由即分屯於渭北師既勇而素堅鬪志賊屢挫而
陰有遁謀因乘攜貳之時共燭分梨之策繼鑿零口
復拔華城乃遣揚守宗提勁卒以前驅仍率白志遷
董利兵而先進幸三戰俱殲於逆黨故諸軍爭賈於
英威震呼動天罔遏靈旗之銳彊仆蔽野尚餘蹠屨
之逃遂披光赤之門直造昇陽之殿游魂既遠怪終
夜之有聲嗟類猶存恨餘風之未殄

唐天下兵馬元帥復東京靈布

臣适等言云云合蕃漢十餘萬之衆馳關陝數百里
而來分兵既拔於懷州整衆即臨於橫水王師嚴靜

既威稜凜若雷風凶徒震驚始憂懼形諸顏色尚作
護巢之計方憑堅壁之強遂書僕固陳西原以扼其
前因命回紇並南山以繚其左表裏由是夾擊殺傷
亦幾相當謂其束手以求歸乃敢埋根而決戰賴朝
恩攢矢以注射俄馬墜車盾以先馳勢若枯摧正交
鋒而麌戰視其轍亂遂乘銃以鼓行方折馘大克於
老子祠而積骸已平於尚書谷渠魁霧散淮壠之鶴
唳壤驚逆壘風清楚幕之鳥聲甚樂

漢五屬國記

漢自白登之役匈奴憑其強狃其勝信然有吞噬中

國心歷五世無歲不有狄師漢之爲邦亦且弱矣孝武奮然遣將遐征旌旗之所爲及滻地無類單于始慄息不敢南望且怒昆邪王居西方不能禦王師欲召誅之昆邪於是始有來降謀大將息得其使以聞天子遣將軍李病將兵迎之以其衆四萬餘人度河來歸既至長安以漂陰萬戶封其王而盡俟其裨王呼毒丘等四人迺於張掖燉煌武威金城酒泉郡地置五屬國分處其衆郡皆一都尉治之復擇明習外國事者一人爲典屬國時元狩之二年也夫聖人所以制夷狄視之若禽獸桀驁叛命不爲之震怒而興

董洲文三十六

日

師六月之伐亦有不得而已者至慕義而頓顙則接之以禮羈縻不絕未嘗欲正朔加其國而禮樂政教被其人也其肯內而戚之耶昔伊川之卒被髮野祭辛有一見知其必爲戎土沉于寇帶狃於而雜居中華則吾民之不變於夷者亦寡矣武帝於昆邪之降乃能因其故俗存其國號雖屬朝廷而處之塞外內使降胡忘亡而得其驩外可以扞禦寇侮可謂策之善者也宜有文字紀其始末敢摭前事而爲之書

漢武功賞官記

漢受天命一海內四方次第平獨匈奴桀驁於北垂

五尺。董不輕得息而烽火候騎間至於京師世宗即位。大遣衛霍諸將軍出定襄雲中爲門高闕數年之間遂浮西河絕大幕走樓煩沙漠以北震龍虎而不敢惕息元朔六年天子以軍士之大克獲受爵賞而欲移賈者無所流財。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自造士而上級十七萬八百三十餘萬金所以顯軍功而寵戰士誠良策也。明丘下安旨告觀賤畫以制弧矢而阪鹿之戰已興於此。望之時誰戴天履地皆其赤子莫不荷戈効死。猶之衛兵卒瓦然而不有刑賞以爲之勸沮亦異焉。蓋兩水火不無避哉夏有

甘扈之役商周以征伐天下而賞祖戮杜始丁寧於誓命之間矣。迨七雄爭強逐力相屠而賞罰之科亦益密漢乘秦制斬首級累一級以至于封侯而兵法後期若亡師者一級貳首追撓不前者必誅無赦雖列侯將軍之首一級法族雖已下廷尉而削爲士伍贖爲庶人其罰可謂嚴矣。至於豐勳偉績烏可吝斬恩寵而常科之賞亦不足爲之勸此世宗所以制武功之官而復俾軍士之流財也是宜士卒奮厲窮討殊鬪爭捐軀以死其敵至于排斥單于域城區單封胥山以臨瀚海而漠南至無王庭漢之威

省戶高簷巨棟軒豁洞達繩列禁分咸有叙次使北客至止若館其家休息燕賜懷禮銘恩歸語其君以含膠握漆永永無窮豈小補哉昔晉文公之爲盟主宮室卑庳以崇大諸侯之館庫既善脩司空平道巧人墳室匱師設燎僕人巡官車馬有所賓從有代所以復霸稱于春秋後嗣不德乃以隸人之垣而贏諸侯故鄭僑知其必喪蓋积卑譖置皆先王爲政之法而有國者所不可忽今大舜時巡晉留吳會固豈父於此乎蓋君子所嗜一日失聲而堂堂中國所以來遠修好誠不可少廢

舊譖之所興也行見皇輿

盤洲文集卷第二十六
旋軫鳴蹕上都則仍舊有舊訪崇寧之迹其亦有日矣臣不敏謹承命議會西事以俟制言鑑之石臣謹記



盤洲文集卷第二十七

丁巳進卷

禪宗印
重言
山川
南無阿彌陀佛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除保平軍
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安撫大使

知建康府兼 行宮留守制

門下奉瓊闕以均休久賴謀猷之助佩麟符而居守
有嚴節制之權捲中外之無殊宜寵光之特異迺峻
齋壇之拜仍叅宰軸之華協以剛辰孚于羣聽具官
某行高而德鉅才全而器周尊所聞而高明養其氣
以剛大負博極群書之學而抗之以識繼度越諸子

盤洲子三十六

田行

之才而持之以謙蚤踰禁塗越登揆疊瘁事國苟
公家之利無不為正色立朝以天下之重而自任備
嘗險阻蔚有名聲懇辭勸相之勞勉循燕閭之請通
班書殿嘉素志之甚高進讀經遊顧遠圖之未究惟
秣陵之沃壤乃今日之陪京襟帶江淮控扼吳楚龍
蟠虎踞列山川形勢之雄箕張翼舒摠師旅屯營之
衆付茲重寄得我宗臣盪節碉戈開茅津之鉅鎮袞
衣繡黼視槐位之多儀用昭柱石之隆式界藩維之
重於戲賜旂鸞而刻命載加徇邑之章守管籥而擅
名其企贊俟之迹徃凝報効奚俟訓詞

雄武軍節度使利州路安撫使兼知興元府除檢校少保護國軍節度使加食邑實封制

門下十國爲連懋著介藩之績九命作伯載陞帥閫之雄視亞保以叅華肅元戎而增重肆加褒律庸諗治朝具官某謀蘊沉深資函剛果自策名而委質惟竭節以忘家扣楫誓江志欲清於邊祲援枹臨敵勇常冠於戎行頃授鉞於秦川俾擲戎於蜀道屢驥捷奏夙振軍容國士無雙隱若長城之扞戰功第一毅然銳將之風朝廷倚重以無虞夷狄畏威而遐邇宜加徽數用荅鴻勲蓋蒙介圭聯新班於左棘珥戈鍼

祕易要地於中條加衍爰田陪崇真食於戲授西討之遠略朕方有法於漢光奏北伐之膚公汝其聿迨於南仲無使六月之雅獨歌三代之時往究乃心以

若子訓

御史中丞除禮部尚書誥

勅中執法任耳目之寄所以彈糾士大夫使蹈忠信廉直之域太宗伯掌邦國之禮所以辨上下定名分而嚴堂陛之勢分職雖殊而尊君肅臣其揆一也以爾具官其踐履公正節操剛方久居憲臺中立不倚繩擊姦邪罔不震讐讐實之茂隱然在人今眷官闈

長疇咨邈服無以易汝昔李勉勁悍將而唐室知朝廷之尊叔孫通制縣最而漢祖知皇帝之貴朕之所命汝者蓋將創義王室以隆主威而勵臣節豈特鍾鼓玉帛去乎哉王或以諧嗣有褒雅

給事中除翰林學士詔

勑禁闈持荷夙重從臣之選鑿坡闢草大艱內相之求非直諒多聞不足以備詒非溫厚爾雅不足以當論譏父虛茲位今時事不一目不甚其智識通明器資益博考其師友清江二魏子文章麗卿雲之比擢夕郎浸更輔敵金徊翔於酒列上酒田行

歲籥黃扉論事猶若執之書韻獸鑿沃心之

讜議朕當國步紛繚而多事工書鼓舞動於群情扶杖老民思見漢文之德化清武舉感舊奉天之制書冀得若人以宣政事汝可其代予言當使明綸聳四海九州之靈庶幾與美至三盤五誥之文汝其勉之以永終譽

戒守令勸農詔

勅朕以寡昧獲保宗廟遭時屯棘戎事未寧江浙荆淮之間瘡痍猶未瘳也宿兵百萬調度資糧非農無以給之重困吾民莫斯爲甚而州縣之吏勸効不力

未拔游食背本過下皆尚衆惕然以思靡皇朝久矣
得良吏以宣德意按嘗明詔大臣舉任縣令者親擢
郡守臨軒勞遣道民之詔無歲無之比年以來吏偷
弗虔慢視民事歲小不康則下有飢色道殣相望奏
其脂膏而莫之肯受豈朕之不德訓之有未至耶抑
吏狃故習不可邃革耶夫爲人師師而田野不闢桑
麻不殖戶口滋耗獄訟浸繁是師師不賢而主德不
宣也朕將何所賴爲繼自今其尤心惟慮恭爾有官
亂爾有政母以朕言爲墻璧虛以則成之職時亦有
無窮之聞尚或弗念弗庸惟汝子弗克無厥辭惟予

汝幸朕言不冉汝其聽之

仲夏賜諸路恤刑詔

勑朕猥以眇躬嗣有丕業永念民之衆輕于文法
之中雖畫地爲牢使之無訟故委舟之網寧失於
不經情每軒於通隅志欲期於按督盡除苛禁已破
舃而斷矟尚恐有司或吹毛而次膚適端中夏爰舉
舊章惟炎日之如焚在圜扉而良士倅營火烈逮繫
株連或罹斂死之悲殊頂好生之德肇頒明詔申告
庶邦惟唐虞之畫文冠民無犯者成康之空囹圄朕
甚慕之爾其欽哉惟刑謹乃出令仰副哀矜之旨奉

行寬大之書夫五刑之屬三千非先王之得已而一
歲之獄數萬稽前訓而可懲咨爾有僚咸體朕意

代宰臣以下謝進

徽宗皇帝實錄賜獎諭詔表

事錄先朝甫逮一篇之奏寵形溫訖齋爲三館之光
拜賜兢慚撫躬感幸中謝竊以

徽宗皇帝席榮華之旦乘富有之基發政施仁必先
鰥寡制禮下樂用文治平隆儒術以大興省刑章而
幾措規恢宏遠縣九閨以憂勤號令坦明垂百王之
模範方佇蒼蕪之遐洪武二年六月之游將士鋪張日新

之雋功形容天縱之盛德心得鑾輶謬謗之二與遷
董而比良無幾渾潭顯顯之書追夏商而並駕中偶
兵戈之厄蕩然闔策之士採摭舊聞惟網羅之匪易
搜裒遺籍極懷爐以兼收爰命有司洪武二年六月大典臣等
識乖五例用乏三長上次王而王以春未達發端之
旨事繫沓而釁繫相彈紀實之榮方茲首帙之告
成遽沫十行而稱善榮冠翠綾之列恩踰華袞之褒
自揆庸虛曷圖稱塞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昭思來孝邁駿有聲誦亮之言采切羹鹽
之慕纂禹之緒汝光竹帛之傳俾汗簡以圖終勞出

綸而示勸臣等敢不佩服養訓。尋帝謨絕筆可期
敢自延於白首垂紳閏報誓將盡於赤心

代嗣大理國王修貢表

錫壤南交獲嗣承於家緒拜章北闕敢虔奉於國珍
退慚不腆之儀仰瀆蓋高之聽中興念臣九隆後
裔六詔支流踰嶺海以來賓絲漢唐不絕未平懷
遠始開龍尾之疆天寶疏恩委錫馬頭之器會聖明
之在御擧道德以垂休業以遐遺許之內屬幸藩方
之世襲惟忠節以垂休業以遐遺許之內屬幸藩方
祧之始謹修任土之

鑿

大

田行

皇帝陛下日月四瑞乾坤覆燭布深仁而旁暨耀神
武以外揚風雨順時知中國之有聖更蠻効職閭盛
德以歸臣仰睇前旒之嚴明願削左衽而蒙化臣國
小而偏道而且長雖陪力諱之重莫遂五原之款長
安在望誓堅恭藿之傾愬天錙微火致願繫之獻
晉征虜行軍征討大都督破符堅露帝

尚書兵部臣石等言臣聞師克在和政宣威而閏敵
戎輕不整雖用衆以奚為徒誇涿野之強自取昆陽
之敗以寡致勝在昔罕聞恭惟

皇帝陛下纘渡江一馬之玄基宅御天六龍之寶位

登庸賢德總攬威權乾符坤珍寔底金行之盛星珠
月璧已臻玉燭之調蠶彼氐酋吾帝闢嘯良家之
惡少惑白虜之甘言狃伐涼燕蜀之能掃巴漢幽并
之聚獨安亂華之斷圉震犯歲之殃固敗是求不士
何待臣謹與司宣將軍元輔國將軍琰等祇承聖略
躬履戎行奉衣露冠思徇國家之急鎧甲摩劒誓清
內孽之塵今云_三晉_二晉_一已明一鼓而人心共奮謂其
束身而自遁_三晉_二晉_一以精卒前萬騎_三晉_二晉_一而踰儻
屯於洛澗遂遣_三晉_二晉_一以精卒前萬騎_三晉_二晉_一而踰儻
始驚士卒莫不爭先水陸由是繼進_三晉_二晉_一若臣落膽皆疑

草木於公山將_三晉_二晉_一大羊於淝水因設謀而
遣使俾移陣以_三晉_二晉_一傷而大歎故部_三晉_二晉_一無遺鶴唳風聲訐王師之
已至草行露宿_三晉_二晉_一胡望雖已收刀而築京尚
阻_三晉_二晉_一頭而爲器臣_三晉_二晉_一六之秋遽爲戎首_三晉_二晉_一半千之衆有此武功折衝
寶_三晉_二晉_一於朝謀助順亦_三晉_二晉_一於陰相奉觴漢殿願歌明主
之休桂_三晉_二晉_一布天山行_三晉_二晉_一神州之境臣等無任慶快激切
屏營_三晉_二晉_一至謹差某官_三晉_二晉_一上_三晉_二晉_一露布以聞

唐關內兵馬_三晉_二晉_一元帥復京師露布

尚書兵部臣子儀等言臣聞戎醜凌陵敢長驅而犯順天威震耀果不陣以成功蓋帝王羽衛之所臨豈夷狄遭裹之可據未是接刃骨已曳兵宗社再安幅員共使恭惟

皇帝陛下聰明寬厚以篤恭拔賢哲以當朝振紀綱而御宇治天計以隆勳美於兩京體承祧奉蒸嘗於九廟奉慈惠禮推於西陲人有獸心初不知於信誓首垂孤星懼當義於戰爭盡由中朝方幸於內寧故釋逆方以為之外曠下臣下叛屢殘馘於華人弗慮弗圖久逋逃於天討者興兵革盡取河隍初蟻

聚於神州即鴻張於帝闕脣涇州之叛將敢肆姦謀迫邠邸之皇孫致奸大位上天既已震怒率土皆欲分犁臣投閭方事於枕戈聞難即思於蠭劙人惟求舊既復建於鼓譟國爾志蒙即廣襄於車騎緣兵權之既解集部曲以懷艱孤鋒方頓於咸陽凶焰已臨於渭水得張知節合軍而少振也上洛郡簡兵以大蒐而星孛紫垣風雷亦應候四望之陁雖知虯尾之無能留七盤之軍政恐虧脯之尚押遂遣長孫緒出藍田而觀勢仍令第五琦攝京兆以偕行擊鼓譲山若奮霆之方震張旗縕虜雖草木以皆驚賴仲卿渡

澠水以揚先聲而王甫譟苑中以爲內應酋豪落膽
意大軍之已來種聚奉頭盡中宵而潛潰臣旣出師
以追讐類即入城而撫遺民惟府庫蕭然一空獨宮
闕儼如其故室家相更生尚爭持幸皇祚之旣寧喜
官儀之復見猶猶於之謂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尸逐少稽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於
依成茲郤敵之動不俟交兵之力刻忠而著金石慚
無汗馬之勞清道以迎乘輿實力圖鑿之望臣無任
慶快安切營之至謹差某官奉書

唐戶部侍郎平原太守河西招討採訪使移

清河諸郡討安祿山檄

天寶五載二月某日戶部侍郎平原郡太守河西
招討採訪使直祖之清河博平諸郡太守蓋聞食土
之毛旣已莫非臣子之辭母子生親寇讎敢布
心腹之辭共竭股肱之力和國家受天明命卜世遇
於商周享國百年致於危於文景高祖肇基大業太
宗翦雞群兒我皇帝廢憲格于上天深仁被于綿宇
而賊臣安祿山者大之餘熊蠻蟻餓俘三道之重
權積十齡之異志志推食解衣之德奮裂冠毀冕之
謀鴻鏑橫塵蹂北土萬里之地長戈指顧李太微五

帝之庭僭儻乘輿汚穢宮禁鑿南山之竹書罪無窮
決東海之波滌瑕不足神人共怒天地靡容真卿世
受皇恩負膺邦寄誓捨軀而効死不與賊以俱生增
陴浚隍爲日已久蒐乘補卒固敵是求勵平原之兵
已多多而益辦仰清河之粟更陳陳而相因英雄皆
投石之才驍鎗有成林之衆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
此攻城何城不克人情之疾華胄師帥重權方當此
搖蜂毒以長驅豈不能也呼噭而起舞宜各陳其師
旅以共濟於國家或擊其頭或斷其臂或趨汲鄴以
饋其脣腹或角鬪各以鍛其喉牙帥茲西向之鋒制

其北走之路同
臣常聞式隆再造之勲義士忠
臣各協乃力皇天祐實此行至懷惄緯之心遂
失投機之會文書奉甲

唐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

度採訪處置使都統淮南諸軍事

某告別東浙

西淮南青州

州牧睢陽

至德二載八月某日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河朔節度採訪處置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告別浙東
節度使李君浙西節度使司空君淮南節度使高君
青州節度使鄧君濠州刺史閻丘君夫夷凶靖難事

實在於人臣救患分灾職莫先於疾伯方孤壘外當
於廬盜宜近藩各舉於助兵是興糾合之言式濟艱
難之急惟國家外平之既久故干戈朽鈍而弗支竭
奴攘臂以長驅甲士奉頭而皆北狐鳴帝里鶴峙神
州皇圖如累卵之危大駕有蒙塵之役獨張金吾拔
雍正之衆同許中丞守睢陽之城志在卒朝誓粉身
而糜骨氣吞逆賊常齧齒以穿齦而尹子琦將同羅
之逆憤合楊朝宗收寧陵之餘燼交戰未嘗虛日合
圍迨且經年獨沮妖鋒遂極潰於梁宋能嬰危堞獲
遮蔽於江淮雖奮羸起病以相持柰鞠頽喪凶而孔

戰援師旣絕無聊賴蟻子之一來軍食已窮至雀鼠
馬群之皆罄惟是孤危之極在乎項刻之間儻堅壁
之不能遂橫行而莫遏繫此一邦之勝敗實爲諸道
之安危脅旣亡則盜必乘皮不存則毛安傳當軫恤
鄰之念咸堅報國之忠幕府無樽俎之竒謀玷機衡
之重任寵分辭節建大將之鼓旗遠奉虎符發精兵
於郡國公等十連分閭于騎長人或專淮浙之權或
佩青濠之寄想枕戈之久矣聞傳檄而欣然要當奮
同心舉功名之思毋或懷全軀保妻子之計正同虞
號猶輔車之相依毋若越秦視肥瘠而不恤蓋衰卒

熙然斯民

右弼左餐

十有二葉

元和皇帝

強藩効順

八絃同軌

廟朝得賢

稷高皇夔

乃眷南服

馬侯來尸

堂堂馬侯

兼資文武

廉清不撓

撫柔北土

儒雅緣飾

用夏變夷

善政美化

群獠安之

爰采堅銅

鑄爲二柱

植之南交

東漢故處

鑿刻文章

炳若星日

以著皇威

以揚帝德

雕題仰觀

蕩駭心目

懷德畏威

無思不服

昔漢伏波

紀功南嶠

寥寥千載

孫謀克肖

燁燿不渝

與天永久

是宜有辭

垂誥不朽

卷第二十八

丁巳年
遊卷二

漢雲臺功臣記

漢世祖皇帝荷天人之符龍飛白水誅翦姦雄不數年而得天下雖高祖文景之遺德餘烈在人未遠而帝之廟謨雄斷足以再造王家然鋤穎更荒非得爪牙股肱之助亦誰與共成豐功也哉究觀斯時有若鄧禹寇恂吳漢耿弇之徒凡二十有八人皆感會風雲奮其智勇以成中興之業儻竚鴻勲光被簡冊至顯宗紹述追念先列乃以來平三年圖其象於南宮

盤山三八

一

三乙

之雲臺又以王常辛通竇融草茂繼之惟馬援以椒房懿戚抑而不與以此知其選矣夫昔者明王之所以御其臣也欲其蹈危履讐竭節赴功必有勸之之道而不在乎高爵厚祿蓋爵祿所及第能榮其身溫其家而不足以激勸後人故刻名鍾鼎紀績於常書之司勳藏在盟府所以褒勳顯德莫不備至而使來者悅夫有功見知歆懿企慕思奮功名之會慶賞不加而人自知勸雲臺之舉不惟崇德報功使其聲名累白於億萬世以示先朝得人之盛而彰夫佐命興王皆間世偉人蓋將使忠臣義士瞻其容貌而想其

風采景仰榮耀願踵後塵所以激英風而動義槩真
得先王之要道矣臺在蘭臺阿閣之間西漢之所築
云

唐籌邊樓記

唐以兵革定天下而四夷莫不臣妾中葉搶攘吐蕃
南詔浸犯疆場自韋臯帥蜀始生厲階至杜元穎時
遂長驅深入蹂剔千里繼以郭釗病弗事事南失姚
協西亡維松由清溪下沫水而左鞠爲盜區斯民惕
惕日有左衽椎結之虞和四年賛皇公自兵部侍郎
鄭滑節度使來靖茲士坐席未煖慨然懷憂國制

敵之心思俾一方之人仰父俯子而遂有生之樂迺
上勝塏鳩工建樓而以籌邊揭之凡南道山川險要
與南詔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者圖之右部
落之衆寡饋餌之遠邇纖悉曲折皆在目中登臨籌
度朝夕於是嬉賛皇之設心如此哉夫天下之事成
於思而敗於不能思善料敵者方無事時坐於帷幄
優游夷愉從容談笑迺能長慮却顧無頃刻食息不
疑思於曾次敵之強弱詭詐率皆判然先知一旦機
會適來則臨事應變若印券契鑰皆出素料彼雖變
僞百出恃吾有以應之未嘗一墮其計苟惟當其閑

暇樂宴安而忽遠圖忘敵人之可懼恬然不姑車慮及機至變生則倉猝凌遽無所措其手足其爲成敗利害豈不較然明甚若贊皇公可謂知此矣茲樓既成仍召走於軍旅習於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雖走卒蠻隸遇之亡間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間皆若身涉庸々情僞盡皆知之故能玩敵股掌之上使腥羶餘噍甘舌頻喙不能一肆其毒卒之三邊震懼南認還俘吐蕃歸疆嗚呼使閭寄者譬如贊皇之設心則甲兵之間焉得至於廟堂間哉

御書六韜兵法贊

臣功惟皇天厭五季之亂乃命

太祖皇帝拯生靈塗炭而

太宗皇帝以天錫神武佐右聖兄鋤暴芟荒一駕而平潞再矢而克揚三揖而納荆潭四拒而得川蜀五征而戡定江南旣踐帝位南致閩粵數十州之地北俘并汾二十九年之寇薄海內外委臣悉委萬機之暇獨以翰墨文章自娛雖挿矢弢弓而居安之備亦不少弛雍熙四年召北面諸將田重進潘美崔翰及殿前劉廷翰對于便殿訪以禦戎備邊之策因取六韜兵法將有五十過之說筆以賜之使之昭然識

爲將之術知勇智仁信忠之可以法而輕死好利怯
懦急緩之可以戒朝誦夕惟起居造次必思而踐行
之其所以訓敕臣下之道可謂善矣臣以儒家率
以文字待罪于朝其敢自以無陋爲辭謹拜手稽首
而贊之曰

皇矣藝祖 混一四方 於鑠太宗
翊贊龍驤 五季鼎沸 虎踞蛟蟠
旦粟我馬 犁其庭 粮莠飭薅
薄海臣妾 威懾遐荒 水慄陸讐
居安慮危 閩楚厥備 精棗虎士

防邊宿衛 皇帝曰咨 咨爾重進
爾輔爾美 寶司分閫 咨爾延翰
實長六軍 訪之邊策 悸懼莫陳
帝謂六韜 聖賢所作 十過五才
爲將要略 爰御翰墨 寵加錫賚
諸將稽首 榮此恩霈 聖人馭臣
誨之有道 良將戴君 強勉允蹈
欲整孫吳 皆有斯語 賦之漢紀
復非親御 性是奎畫 超踰古昔
小臣贊揚 以詫千億

漢麒麟閣名臣圖贊

漢中宗皇帝承孝昭之緒中興帝室左右前後莫非忠良之臣委質奮庸共凝雋功當是時大則樞機周密品式備具小則技巧工匠各精其能內則朝廷清明民俗阜安外則擅彌酉豪盈麟殿陞甘露三年上思股肱之羨乃選其臣有功德而知名當世者十有一人題其官爵法其形貌於未央宮之麒麟閣于以傳之亡窮施之罔極使瞻仰之者無忠孝之節而激功名之心甚盛舉也宜有宿學鑑賞揚厥美而史氏無傳謹追書之曰

炎正七葉

子雲之主

受命中興

畢張治具

唐虞風咧

龍興雲騰

輩固洪業

實惟殷狀

宗臣霍侯

元勳鮮儔

定萬世策

比迹伊周

富平溫民

信衛著名

番菴龍確

功均灌頤

營平善謀

遂荒先零

高平提衡

聲聞赫然

博陽詞心

衆職修理

達平寬裕

明法練事

陽成謹厚

表儀宗室

少府醞藉

進絲儒術

太傅臺堂

杜稷之傑

屬國精思

膚使猶劣

猗歟異人

輩出昌代

義峩華閣

以次圖繪

董霸于張

仰企後塵

山甫方召

並揚清芬

義士瞻想

奮發感厲

姦臣顧盼

膽落心悸

聖主賢臣

千載一時

此舉不贊

表而出之

漢赤伏符頌

漢高皇帝之子提干
地澤中寔啓受命
之符推之五行而
火德歷二十有四年而賊臣
扛鼎天未厭漢力
更始三年諸將

請登尊位而帝固辭
是天鳳中帝嘗至長安
受尚書於盧江許
風至是而同舍生頓川彊華奉
赤伏符以獻諸將以爲符命昭然萬里合應不可久
曠遂以其年之六日致所高
政元建武超拜王良
爲大司空用誠文也漢葉復癸巳年二百而赤伏誠
中興之符宜有歌頌刻之金石以傳不朽而史闕焉
謹追書之曰

漢受天命

承堯之運

斷蛇著符

龍旂沛郡

赤幟禽獸

朱旗舉秦

協于火德

爲天下君

祚厄中葉

鼎移賊臣

皇乾眷佑

復開真人

誕生濟陽

赤光照室

嘉禾得名

龜兆告吉

吉夢維何

乘龍上天

王迹維何

火光赫然

佳氣鬱葱

伯阿所望

哀是靈斯

皆炎德祥

披翦荆棘

整齊乾坤

燒將拜手

請登至尊

有臣曰華

奉符來諗

火寶至之

系隆我漢

非君而誰

爰即高邑

踐祚建元

王室再造

如障狂瀾

氣滿八紘

烽鏘四鄙

黔首更生

仰之彌子

猗歟赤伏

寶啓中興

敬紹王甫

作爲頌聲

唐神功破陣樂

唐受天命一海內四方平
武德一年劉武周用
宋金剛之謀連鋒突厥拔介州
殺石州刺史敗裴寂
入太原掃搖關中高祖大宗禦之
柏壁天戈所指莫
不摧折明年遂平河東
武周奔于虜爰即軍中作破
陣樂以志武功之盛及魏正
褚亮輩更製歌辭曰
七德舞後更名曰神功破陣樂
凡歲旦及冬至大朝會則

與九功舞同奏於戲唐以兵定天下而茲實武樂傳
之子孫以示王業所由而頌聲闢焉敢爲之辭曰

古帝命唐

正域四方

掃舊幕新

長華流光

亂結隋抄

姦雄紛擾

如虎憑山

如虹纏道

赫赫太宗

聖武神功

干將莫耶

疇克嬰鋒

薛犧其荒

鄭隕其強

夏氏繫俘

魏人納降

謫矣武周

藉助凶儔

怒其萌芽

太鳴是仇

乃鞠王師

驅熊率羆

天支一指

顛踣流離

爰製樂章

鶡厲發揚

以志武德

子孫無忘

解揭魏橫

七德命舞

袞褐駕吟

民觀如堵

龍墀大朝

星拱郡僚

樂奏其間

上下和調

聞諸古昨

切成作樂

韶袞英莖

於昭景鑠

唐室之興

定亂以兵

茲樂之成

王業惟明

被之管絃

其辭弗傳

作此頌焉

何千萬年

兩朝寶訓序

臣嘗讀書覓三代之時廟堂之間君臣相與戒敕訓

告因不以遵祖訓監先憲爲言考諸行事蓋實未嘗
弗率前王之典則禹啓少康之法夏之子孫實守之
成湯三宗文武成康之法商周子孫實守之故其享
國或四百年或六百年或八百年唐有天下傳世二
十文宗宣宗皆嘗讀太宗政要而慕之故大和之政
号爲清明而大中有正觀之風是無他故焉能遵其
祖之法而已恭惟

仁宗皇帝夫縱聖德勵精爲政登用良儒屏壅姦邪
納鯁直劭農桑嘗信罰明宮室池臺無所興作所御
帷幕衾裯多以綽細爲之左衽簪髮鑿鏤之君梯山

棧谷屈膝陞庭於

謂

介胄

戎馬

之

謂

戎馬

之

謂

戎馬

之

謂

戎馬

之

謂

戎馬

徹糧吐氣嘉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視漢之文景重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英宗皇帝尊素治道浸以光大俗易風移黎民醇厚
聖謨洋洋煥焉可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之所編緝灑灑謹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神宗皇帝踐阼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時政紀起居注書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粹事跡以類撰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六門成二十卷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四十二年

之

謂

太平

摩治道商榷墳素之精語。誣威福之善制。畏天事
神之道。勤政愛民之方。恭仰仁孝之德。規摹制度之
略。辨察正邪。篤氣。族與夫勸農興財。治兵禦戎之
術。炳若日星。事順而明。有條不紊。施之朝廷。則可以
正紀綱。厚風化。

之更歛則

懷仁慕義。稽首稱藩。信

宏規

萬世之通。以民竊惟五閨之際。干戈一尋。鑪視四
海。煽以虐白林。氏灼爛呼號。願幸我皇。朱拱揖揖。麾
爲靈輿。百姓請印于大。丕降霖雨。深湯澑清。人用休
皇乾養。命賜于神。孫規重矩疊開闢。來善傳所

紀未之有也。制度紀綱之法。後世可以憑藉扶持。
寶訓之作。足以垂之不朽。與天地並。子學淺昧。不足以仰
叙聖德。之萬一謹戰汗再拜而書之。卷端臣

謹序

漢四種兵書序

古者聖人之制。因天計而制五刑。甲兵弧矢。
所以誅暴而甚。亂覆有能。民修德振兵。陂泉涿鹿之
戰。破釜帝禽。然而兵法遂興。自周之東。五侯九伯。
日尋干戈。陵夷至于戰國。出奇設伏。變詐權譎。之兵
並称漢高祖皇帝。以英武雄才。翦群雄而得天下。乃

科舉人之言美盡絢按轡之有體至穆宗遵業復能
於此訪民間疾苦允其子孫登臨瞻仰咸思命名之
旨知皇祖之用心無敢逸游以贍前烈其於保國理
民之道有加而無怠所以永垂蜀福元元豈不甚厚
耶樓成於開元二年之九月至憲示十有四年詔左
右宣容以官交二千脩之文宗三年又復增飾其服
勤祖武可謂無愧至於棊椽之柱一制蓋瓦級甃之
數工役之苦皆無益於政故略弗著云謹記

盤洲文集卷之十六

白居易

白居易

